

四庫全書



第二八七册

四庫全書

本冊目次

宋

附考

史(八)

元 托克托等奉敕撰

清 齐林蒲封  
楊開召南鼎等撰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一百二十四

岳飛

子雲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

大禽若鵠飛鳴堂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狗

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其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舉人臣沈以顯

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數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衆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東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五

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急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以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秉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紫以敗荆莫教米樵

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壯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間勦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曾成孔彥舟等合

以致綏皆謀定也所讐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

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

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不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

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

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

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

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

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

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

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

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

璵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

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术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

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斬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

用者結以恩遺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

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

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术攻常州宜興令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五

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追  
破之又遣辯士馬舉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  
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  
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餳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  
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术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  
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  
术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  
术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為要害之地宜選兵靜  
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术歸飛邀擊于靜  
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  
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  
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  
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  
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  
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  
兵援飛飛屯三慙為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

保停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崇墟戰于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于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為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六

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走蘄州降偽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患今吾在此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為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曾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七

287-4

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嶺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腐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道劉忠李通李宗亮張武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忠復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首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

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復授黃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頤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起投偃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

州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  
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  
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  
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  
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  
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  
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  
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  
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  
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术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  
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  
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  
郡人戶闢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  
集流亡為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  
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  
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  
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  
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  
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  
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  
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  
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  
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叅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

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龍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璗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五

十三

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詵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公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

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殺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公投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識獲賊舟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五

十三

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郢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大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

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

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府河東

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歸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

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令已至伊洛則太行

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

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兒

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十四

岳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飛

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浚光世不足任命

飛東下飛自破曾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

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

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札言

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

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

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名震等還

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

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

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

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駕鈍之

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駕鈍之

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十五

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

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

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

國粘罕因得休兵觀募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

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

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

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

社稷久長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願復何憂

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  
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奏檜主和遂不以  
德瓊兵隸飛詔誥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  
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  
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振之在上則必爭  
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  
舉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  
視事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五

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十七

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  
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  
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  
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术惡  
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术諜者飛陽責之曰汝  
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  
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  
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與  
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术事因謂  
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割股納書戒勿泄  
謀歸以書示兀术兀术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  
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  
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  
請開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  
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  
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惜相臣謀國

不減忠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  
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開府  
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  
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  
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僂謁諸陵飛  
請以輕騎從酒埽實欲觀募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  
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  
其行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錡告急令飛馳援飛遣張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五

太

卷三百六十五

十九

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  
乃遣王貴牛臯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  
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  
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  
其軍長驅以闢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  
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  
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  
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  
木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索革兀术遁去梁興會太  
師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  
會龍席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  
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  
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席大王蓋天  
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  
戒之曰不勝先斬汝廬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术有  
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揚子馬官軍不能  
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  
欽定四庫全書

仰視弟所馬足揚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  
奮擊遂大敗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  
已矣兀术益兵采部將王貴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  
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  
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  
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  
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  
過河人心猶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术等皆令老少壯去  
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僕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  
對壘而陣遣騎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遁  
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  
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  
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  
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五

三

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  
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  
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  
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  
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  
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  
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載香盆運糧草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五

三

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  
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  
從役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术  
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支岳少保且退矣兀术  
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  
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  
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庸葉旺等皆率所  
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恆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  
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觀帝問之

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譖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术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救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五

三

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兀术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

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速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公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追逼不進以乏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六十五

三

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社圖必

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高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三

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高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指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追逼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牒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於鵬等

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產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儀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湏有世忠曰莫湏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蠻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東遺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三

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父驩飾名妹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歟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爱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蹠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